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號四十六百六第
(張一版出日今)

地址：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東局一千零七十一號
報費：每月一元二角，由教務代收，繳後轉付教員。
廣告費：每行每日五分，封面加倍。
(日本要目)

▲旅行採集記(第十二冊)
(五續)

○北京大學本屆本預各科新生入學試驗試場試期及攷試科目表

九年七月

試場別 科目 每日時間及科目

本一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歷史 地理

本二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外國文 數學 物理

本三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四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五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六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七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八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九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十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本十一 上午八至十 下午二至四 國文 數學 物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九年畢業同學錄編印處啓事

本屆畢業同學諸君公鑒：同學錄業已印就，定自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止每日午後二時至五時同組

●北大學生會平民夜校閱覽室徵書

本校爲增長學生智識、做將來社會改良的基礎、現在擴充閱覽室。但是因了經濟和各方面情形、未能多備書報、殊爲缺憾！茲特請求熱心社會者、如有通俗書報、多多捐助！或係珍藏之本、倘能出借、亦所歡迎！ 九、七、五。

通信圖書館鳴謝啓事(五)

敬謝：新教育……三本
新生活……十本
新生命……三本
學報……三本
光明……一本
少年社會……一本
少年中國……二本
新社會……一本
民風……七本
Social Shanghai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4
朱謙之先生贈——套 門……五本

●羅敦偉啓事

我前與湯君人杞、張君樹棠所發起的『日文』、同學報名加入的很多、共計十六人了。已定於本月十九日起開學。現在把要告訴諸君的事

本校布告

- (一)地點：本校第二院第五教室。
 - (二)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 (三)繳費：每人每月二元、由教務代收、繳後轉付教員。
 - (四)教本：漢譯東文典——文法。不另教讀本、因我們要於短時間達到看日本書的目的。
 - (五)教員：周洛先生、日本明大商科學業。
- (注意) 同學如有要學習的、請於一星期內加入、過期不再加人了。
九、七、十九。

本屆新生入學試驗自命題後即行隔門凡監試人員須一律佩徽章其無徽章者無論何人一概不得入場此布

七月十七日

凡本屆投考各生有於原定檢驗期間因事未及來校檢驗者均准於本月二十日自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在本校第

●教務長布告

一院補行檢驗一次如屆期再有不到者即一概不准與試此布
九年七月十九日

●國文研究所啓事

啓者：現暑假假期內、本所書籍須交圖書館清理。日來派人索取、尚有少數未交還者、請即日送來以清手續。如果須翻譯或參攷一時不能交還、亦請來信聲明、是所至盼。

●第二院教務處啓事

本科預備教員諸公均鑒敬啓者本屆年考試卷未蒙評閱交還者尙有多種茲因種種原由各方面時來催核成績務懇從速閱訖交還至各種實習功課係用平時成績者應請即日交來至盼至要特此布達順候 時綏 七月十二日

公牘事由

●文牘課九年七月十三日收發文件

事由單

▲發文 無

▲收到文件一件

一、致外交部總務廳照函領取美國斯密沙雷書院寄到書報函。

公函

●七月十六日公呈教育部再催積欠

校費文

為呈請事竊各校經費困難情形歷經詳陳請予維持在案現在七月已逾半月而五六兩月份經費仍未發放除此政局糾紛百物昂貴教職員薪之兩各商號討賬之夥日必數至尤之實無從應付拒之亦難以措詞加之廚房以拖欠過鉅幾致不能舉火在校員役羣感感惟此迫不得已再行合詞陳請鈞部將積欠校費迅速籌發俾得維持現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
教育部次長

- 北京大學校長蔡
-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
-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毛
- 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王
- 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

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校長金
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洪

雜錄

●旅行採集記(第十二冊) (五續)

鍾觀光教授

既知可居。即入訪僧侶。主僧李某、一見即問來此採集、為美國人作事乎。抑為英國人乎。可知外人蹤跡、已常至此矣。寺內無茶、而出石榴相餉、食之、亦足解渴。三時下山、至半途議探南澗之與舍。棄大道而臨荒坡、進行未幾、即途寒難認。而聽溪聲已在肘腋間。即由陡崖滾身而下、果見澗傍層岩、水溜滴瀝、異物挂斜而甚多。於是或臨澗南、或遵澗北、至暮色漸深尚未到達深處。留識之以俟明日更訪。涉澗水、山前經之大村入西門而歸。記載至十一時未畢而睡。

鮑君仍未來。而周君病則大瘳。又代向寓主借銀五元度日。計來寓數日、食宿費、絲毫未納、轉為借貸二次、寓主之待客誠厚、而非周君代謀、則亦窮無所之矣。又余之寓泥來雨、亦為鮑氏索幣、留不交出、音問阻絕、尤可憤慨。

九月五日 晴 大理點蒼山 21度

六時二十分起、補記植物。九時出發、出西門、捨去昨途。更望南首十二之龍泉峯進發。經紙房村、在松林中、少閱即進、至大荒原中有小渠、自澗水分流、循之曲折、凡三里許、而值大溪。

澗溪西上、始一二里、俱有石灘可涉。漸進漸涉、灘面遂窄、拾之上坡、在南面荒巒中攀崖上躋、陰仄殊甚。望北岸絕壁、似有室廬上嵌。而其徑亦窄、地尤童禿、無草樹可援。故亦不復尋之。時補兒張生仍追幽入深澗。余與黃工則緣上崖不止。由是互相隔絕、展轉至十二時、陟危崖無算。忽見樵徑東來。履之平適。急呼張君同上。而補兒去遠、不得驟回。循徑行至一小坳、在孤崖北突處。崖端巨石寬平可憩、登而望之、則內藏幽壑、有雙瀑破峽、懸隔而下。一瀑長數十丈、源出南峯。一出正西峯腰、其長半之。皓若白龍、天矯流貫。而草樹紛披、官陰四合、極山中之幽趣。始悟北壁孤樓、殆為觀瀑設也。(後知其地即龍洞)時余感清涼、腹部隱痛。而黃工張君踰坳徑下至瀑側、斷崖之陰披尋異種、果得數本溼生之品。方索問。而補兒亦自澗傍攀崖而上、踰樵徑繼至。因圍坐石上、燃松枝煖米餅、臨瀑大嚼、而觀賞之。余腹得食、亦且止痛。二時復由樵徑前進、在瀑下採集良久、渡至對崖。路又漸塞。搜覓甚強進、降于大澗、而澗路深絕、不可猝窮。於是相率折回。計其出路。由澗道直下、可省途徑數倍。在急流中覓岩履之、進至兩崖隘口、忽有巨岩壅塞、體積如千石之概。四面削絕、猿猴屏迹。水由旁隙狂瀉、若將據此岩。而去履之、兢兢莫知所出。顧右崖稍卑、前見之雙瀑即由此來會。勢雖洶湧、而較大澗稍殺。因冒之上行。飛沫濺身。寒凍肌髮。既值樵徑。隨夕陰東歸。五時及麓、回視攀登之處。猶在山腹以下、去頂峯絕遠。土人云、欲至頂峯、非一日所能往返。必携棚帳裹襪被而寄宿之。居民少有往者。往則携三日糧也。其巔有大理古城、寬平可憩、然寒甚、非向火不煖云。六時入南門、過五華樓至寓。記載至十二時、未畢而睡。

九月六日 下午雨 大理點蒼山 20度

六時起、補記植物。九時三十分出西門。以前日所經中和山下有數處窪地甚佳。探索未竟。因仍由蒼山祠進行。過祠上坡。由小徑入峽中。上有圓軸、多松少雜物。而崖面頗峻。險之始得所期之窪地。循澗道曲折上、圍鬱錯雜。水流縱橫。濕生植物、徧滋于阻澗中。而以所採之黃色及紫色二蘭、最為饒富。中山、他處所未有也。上闔得樵徑、由之南出、約里餘即值大澗。此澗在中和寺之右。前日由寺下已盡歷其外口。涉之更進。則兩崖石壁、高穹駢夾其間。僅留狹隙望之宵黑。而水貫峽出。懸為瀉瀑。漫流于巨石之面。石面膩滑。緣涉俱窮。乃坐澗中。度上進之路。則兩崖險夷略等、無可扶麗。惟北崖草樹較茂當拾澗而上援之。餘人畢度。余以水深不能涉。自趨南坡、由巔中披涉而上。履路皆崖。至一孤突之巘。視瀑布已在腋間。而補兒亦在對崖昇至等高之處。見余俱踰澗相從。黃工在其下、亦遂繼至。獨張君憚涉未從。余等三人又攀援上至一陡坡下少憩。忽感腹餒。詢食物俱在張君處。時已下午一鐘、不食恐乏。因隔澗呼張君。而澗道更陰、不可復踰。上顧山頂、則已在目睫間。因遙語張君止其南涉期各自上頂。而後會食。語既定、轉身上陟。不意其地去頂尚遠。相距不下二三里。中隔巨岩。廣十其畝。穹如龜背。余在穹處之下、不

能上見。以爲尋丈之岩。援之甚習也。既上則峻滑甚。足沒沒下溜。惟藉苔蘚爲根。駭極而不能退。于是補兒開先。余亦隨之。捫緣而進。汗流浹背。努力爭命。黃工在南坡較遠。盡見其上險處。高呼急止。亦已無及。則度其較夷之處。口吶指劃。遂作攀援。余等隨之。左右猶未得勢。惟知其上不可復進。必橫延南行。方能出險而已。南面峻滑。亦不減于前。最後至一絕陡處。離余身上下三尺餘。不生寸草。余以身帖壁。不能少動。而所履枯枝。岌岌欲墜。補兒亦在危險中。不能回援。因思游陟年餘。未嘗遭此絕險。今番休矣。繼念爲公盡命。于理亦得。聳身一躍。遂得一方尺之藓塊。支于足下。而黃工亦奮躍而至。以兩手攀余足。而縱送之。延行二丈許。始得草地。握手歡呼。共慶更生矣。而迴望張生。已爲坎壈所蔽。不可復見。疑其已上塢頂。如捨之而歸。則尋索不得。在深山昏夜中。不堪設想。因復忍饑上行。且遙呼以覺之。久久始聞應聲。漸見形影。在高崖上。復以手示勢。令其退歸。指視底會食。時已三鐘。竟得樵徑。雖峻而修飭。下行甚捷。既至湖。而山雨又作。余覺腹寒。捫腰帶無有。蓋已在驚悸中失墜矣。竟枯藤束之。聊以禦寒。坐待張生。久而始至。燃火煨米餅。甘腴得未曾有。食間論今日禍出。確原于張生之輕離大隊。蓋山深道險。本以團聚爲宜。況多人糧食。俱在其身。豈得臨危分道。如終不會。則彼此恐慌。或至並陷絕境。此爲倡行大戒。故特誌之。以告世之採集者。又思食間之雨。如降於岩行時。則石面益滑。有力者施。余等身體必懸

粉于絕壁矣。是又不幸中之大幸。堪爲慶賀者。食既畢雨旋歸。抵寓已六時。因品種不多。記載至九時即畢。方擬就寢。而周君同鄉鄭先生來訪。伊寓大理二十年。於道里土俗較悉。余取懷疑者一一叩之。亦一一詳答。益殊多談。至十二時別去。遂眠。鮑君仍未至。

九月七日 微雨

20度

大理點蒼山(感通寺)

七時起。昨夕開齋。看此間著名之感通寺。即在觀音堂附近。故今日宜往探之。九時出南門。十里至觀音堂。飲。山堂北數百步。由橫街入大村。經放生池西上大荒原中。在村垣及通渠中探得異品數種。約五六里而抵谷口大湖。其上山密。即宕山矣。望寺在岡間。廬舍頗少。不稱所聞。擬其非是。始上之。得土主祠。遇雨即避于祠中。煨飯首爲午餐。復上行。由小徑抵寺後門。陰崖滴水。點花點然。入寺而主僧不在。一小徒居寺。殿三楹。僧樓二座。庭前花多種。以丁香紅及天竺牡丹爲最盛。有樹在蒼下。爲木蘭科物。意即徐記所謂龍女花。而花期已過。無從確證。又有花曰楊州。花似即天竺牡丹之單瓣者。顏色尤爲嬌麗。可謂僧徒。與丁香紅並製之。余之愛游古寺。即爲名花異卉世多棄絕。惟僧人得聞。能時時而保存之也。後庭有石碣。就觀之。知此院即班山房。爲楊升庵寫韻樓。此樓在霞客時。已非故物。今更變易可知。僧徒言此爲感通下院。尚有上院在後崖。院多荒落。債多結茅其上。余等因出後門進之。則故址遺墟。埋沒於荒煙蔓草間。而宏規具在。瞻况可想。其地雖草既

豐。尤耐尋檢。惟觀所謂茅庵者。則空無所有。蓋感通三十六房。本係隨崖散居。今所遺者。猶僅分房一所。其正殿當在崖後。別有棲止者也。既出圍牆。擬踰崖觀察。以視谷內之幽勝。則山雨又作。暮陰亦起。遂折回東行。舍去觀音堂舊路。而東北循山麓行。踰高坡數處。得懷夢山房。乃新建洋式之小廬。在大理爲罕見。不知誰家物。惟觀其形爲守墓而設。故不入之。又東北下峻坂。於其間得奇異之豆類。大率本日所經各地。無論濕生乾生。俱與前數日產區有異。一山之谷。相距僅十里間。而物品差別如此。可知岩壑廣大。非尋常峯巒比矣。況余等經行。俱在谷口低麓間。如更峻上。或深入。其富美若何。誠難臆度。既下平原。仍與下關大道相會。力已疲乏。踽踽而行。至六時始抵寓。是日周君從行。力乏先歸。黃工亦不適。余始覺腹痛。(患此已數日)嗣因採集有興。其痛遂止。晚間記載至十一時睡。君仍未至。用款極窘。今晚有警察四人來。是於前夕已來一次。今夕又至。雖各房俱有查詢。而於余處特詳。似有疑慮矣。但舉止文明。非苛擾者可比。

九月八日 雨

20度

大理(無爲寺)

六時三十分起。補記植物。九時出西門。循上關大道。探無爲寺。寺在蘭峯窩間。不甚高。出城二里餘。過三塔寺。即望見之。因其間多童山。惟寺傍有林木。尤顯著也。又三里許至沙園村。雨。飲茗。折而西行。經清平宮(現設國民小學)而出。村後有小池一方。清泉突湧。流而成渠。村民之所仰汲也。進至大荒原中。五里而涉大湖。又里餘。上坡。逶迤甚久。方及寺門。有古杉三本。并列其前。大皆合抱。虬枝鐵樹。盤鬱空中。蓋數百年物。殊足寶貴。殿宇多荒廢。庭尤蕪穢。僧他出。一小徒守之。見即問曰。昨有學生多人來。君豈其同侶耶。余于是知本地校生之有遠足矣。時雨加劇。遂出茶資。令徒具湯。並蒸饅饌而食。雨少殺。即循後崖南向。行踰小溪數道。而及大溪。雨又紛至。探良久。仍由沙園歸。忽覺足跟奇痛。寸步亦艱。則芒鞋得水緊張。嚙足磨成泡。水又沃之。則潰爛而疼也。與黃工易著。乃始得行。五時抵寓。鄭先生饋工魚。且命廚夫熟進。此魚爲洱海名產。其在七月間出者(體大色黃名黃大頭。長修四五寸。體爲紡錘形而長。頭端稍尖。略似青鱸魚。頗柔美。卵粗而柔。亦爲居民所重。恆以饋遺。其字作弓。作功。或作公。無定書也。飯後與周先生略談。即作記載。覺頭目昏倦。睡片時復起。記至十一時眠。鮑君仍未至。聞爲翻印教科書事。留鶴慶根究也。

九月九日 陰微雨

20度

大理

七時。黃工以標本積壓恐敗。須清理一日。余亦以本日大街子。須一戰市品。故不出門。記載至十時。與周君出市。大理街子。月凡二次。其聚會地點。初二在南門。十五在北門。故由正街北行。趕市者衆。雖非會所。亦且肩摩袂擊。填街隘

卷。惟所陳列者仍多常用之品、會場多馬羣、爲
自省垣運來出售者。間有古物、無甚貴品。即
養蠶甚多、製成圓餅、兩色頗黃濁。皂角長至尺
餘、扁薄如帶。又有數種木皮及木根、作香料用
。木根削小塊、而木皮則順理割下、似桂皮而大。
噴之俱乏香氣、不審爲何木也。而售者衆多、率爲
供神禮佛之用。過某書肆、詢諸君歸期、遙遙莫
定、因此愈加恐慌。歸與諸子議、決計不復待之
。即擬電稿、以告省垣諸君。(商務印書館郭公
鑒、鮑不在檢、款迫、望速由富源行電匯百餘元
、全蜀館鍾、一而囊中存銀、不敷電費。因携時表
與張君同出覓當鋪質之。始即一鋪、不納。又至
一鋪、僅准價三元。携之歸、周君往發。計此
電今晚至省、明後即可匯交富源銀行。此行不設
大理、而在下關、距此三十里、據測當於得電後
途函至此也。蓋自抵嶺已來、採集七日、俱在山
麓近坡、惟牧之所常至。其最高處、亦僅達中和
寺及龍洞而止、距頂峯絕遠。所有產品、大致已
晰。而每日上行、猶非耗去三四時經二三十里、
無從到達。欲探玄奧之區、收獲珍品、決非所望
。故擬遷居高處、以省程口、庶幾因高及高、較
易爲力。然非路備銀錢、無從進行。故鮑君不至
、延誤實多。惟盼此電有效、即依定策進行耳
二時聞客遊記、爲雞山旅行之預備。四時復往
街子、在古牆上發見旋花科異種、携之以行。將
近北門、見城隅有一奧區、草樹陰翳。遂由小徑
折入、不復赴市。行跡由中良久、繞西城而歸。
記載至八時、有前日同行之和遇春君來訪。言將
於隔日前往麗江、如有志往探者、即可同行。余

告以款乏待隨、俟後再定。
七時、警察三人、查詢如前。九時、則其巡長亦
來、查詢更切、並及今午發電之事。蓋由電局見
稿而致疑者、與語探察事、多不省。幸周君代
爲疏解、稍悟而未釋然、惟舉止仍文明耳。問答
良久、始携名片而去。十二時睡。
九月十日 晴 大理點蒼山 引度
七時起、記載至九時、出南門行。指教蒼山諸案
、所已探者、自北而南、爲第九之兩案、第十一
之中案、第十二之兩案、第十三之玉局案
。此案有玉局寺、同已廢、望之不見其宇。更南
一峯、不知其名。其與玉局峯之夾淵、逼仄如象
似無足探。次有陰脈教支、向東延突。其南首
一支、最高而秀、易面即成連寺所在、陰而則出
大淵。是山蓋即宕山、其大淵疑即清碧溪、竟客
之所驚愕者也。余前日過其外、覺生物亦似有
異、因議定往探。先由南關河底村上、皆小徑
、漸進值大道。循之南行三里、西折上坡、即大
荒原所。黃工欲過此原、斜上跨陰脈而入淵。余
以其荒僻、且上下坡太密、徒耗口力。不如由坡
下大道、行至淵水下流、折而西入、雖稍迂而易
行、程功反速。補兒張、亦附黃工說、余勉從之。
行里許、漸分二隊。余與張君近下坡、而補兒黃
工漸上而近岡頂、道皆崎嶇僻塞、跋涉殊苦。至
十二時許、彼此隔遠、余恐由此散失、與張君高
聲呼之。則見二人在松岡間、露身作客、且轉作下
行。因復向前進、過深坑二重、再降再升、而達平

脊。適與最高秀之峯、隔淵相對、而草樹亦較豐
矣。於是少坐岡松間、以須二人之至。合力進探
、而足跡杳然。循岡路上下呼、迄無應者。俯視
崖下、有大道入谷中。姑循之、遂一孤懸之峭壁。
內值深谷、風景幽媚。而外瞻左右峯、盡見通路
。遂踞穹頂、而瞻望之、久久仍無影響。視日陰
已抵下午二時。而其食物俱存余處、以理言無不
至者。然其上下途微、俱在瞭望中、不省從何繞
越而不相值。乃留張君坐崖上伺之、余則進探幽
處、以副作業。其路在北崖下甚寬、而絕大淵西
上。溯北路四五丈、傾瀉翻雪、澄碧可玩。而崖
內層崖疊嶂、隱隱外落。疑其幽邃之處、必有禪
居。詢樵子、則言無路。漸進漸低、遂下淵中。
余因計念同侶、不敢復進。循淵東行、向崖而搜索
。崖下有小徑、樵牧所由、窄處幾不容足。進至
前來穹頂之下、其路已絕、而淵岸則在此最高。
手中又携標本、不得攀援。努力躋之、墜墜者數次
、而始得上。觀張生不在原處。蓋又出谷口招呼
二人矣。於是又坐候良久、終不見來、意其先已
歸寓。遂踰岡向谷外大道、其道甚舒、且無驢馬
擠擾。若如余策、於上午經此、極易達而不失偶
也。四時抵寓、則二人未至。五時始來、乃知其
行特出高崖之上、踰高峯二重、已達于全山額額
之間。云其地、極幽險、陡滑難行。作難徑者數
矣、宜其永久分離、不得合併也。周君言鮑君已

來、可去領銀、乃知昨日發電、又爲多費。然亦
鮑君消息阻絕、迫而爲此、非得已也。八時以收
條交周君往領銀歸、始得開支一切。記載至十二
時睡。
(未完)

●更正●
七月十六日本刊新聞欄內：施仁培君第一學年分
數爲9.54。誤排爲6.51。合亟更正。

圖書館登錄室第一部布告
米下列雜誌昨日到館米

名	稱	卷	號	總	號	冊數	版日	出月
自治(福建二師)	東方雜誌	17	12		3	2	1 25	7
東方雜誌	司法公報			122		1	6 10	6
The New Republic		23	289			1	6 16	6
The School Review		28	6			1	6	6
La Politique de Pekin		7	29			1	7 18	7
The Scientific Monthly		10	6			1	6	6
Science Progress		14	54			1	10	10
" "		14	55			1	1	1
" "		14	56			1	4	4
Socialist Review		17	92			1	3	3